

## 海韵

孙小琪

那天,我在家里告诉大家,我参加上海社联的合唱团了,我们唱《海韵》……话音未落,89岁依然耳聪目明的妈妈抬起头来。“海韵……”妈妈嘟囔着,松弛的有点浮肿的脸庞,眼里闪过光亮。

“你知道《海韵》?”我很惊讶。《海韵》是徐志摩的诗,描写一个渴望自由的少女,不愿回家过平淡的生活,徘徊于风浪险恶的海边,歌吟,曼舞,最后被无情的海浪吞没的悲惨情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元任先生将诗作谱成大型同名声乐作品,由女高音独唱演绎女郎,男女多声部的宣叙性混声合唱当旁观者,怀着徐志摩浩浩荡荡的心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排练演唱的《海韵》。这样恢弘的混声合唱,我第一次听到,曲调中一些随意的节奏和升降音,对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实非易事。但那音乐有吸引力,此起彼伏的合唱有魅力,穿插其中的女高音纯净自由,牵出许多想象,排练就成了一件快乐的事。

合唱团的老师姓郑,是一位有本事的指挥,对好的声乐作品常有由衷的赞叹。郑先生随时能准确地唱出男女各声部的谱子,能在几十个人的合唱中准确地捉住个别人的错误。每一次排练,除了技巧,也讲表达,比如他会说:“这是少女,这是徐志摩。单身的女郎,不是翻身的女郎,懂了吗?”大家便在哄笑中一点点进步。每次两个小时,总在紧凑高效中一气呵成,或许,对于有点年纪的郑先生,辛苦中必定也是高兴的。

妈妈知道《海韵》。妈妈怎么会知道《海韵》呢?最近几年,妈妈常会写些短文,回忆她在战乱时期的青少年时代。在她先后参加几个抗日救亡团体的经历中,除了学习文化知识、照护伤兵,常有“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内容。妈妈有时会哼唱几句那个年代的歌,“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歌词常常是简洁清新,直白如话的。只是几十年岁月打磨,妈妈已很难唱完整,她常提起的《渔光曲》,也只剩了两句。我女儿还在襁褓里时,妈妈曾对着她比较完整地唱:“小么小啊郎啊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活泼诙谐的歌词曲调,简直就有一个调皮少年蹦出来。我当时想,在我有记忆的几十年中,没有听到过妈妈的歌声,妈妈的工作、生活,总是紧张、严肃,似有万般压力。但是妈妈有歌唱的记忆,那些美妙的旋律,还在她心里。

妈妈知道“海韵”,是知道徐志摩的诗还是知道赵元任的大合唱呢?少女,海浪,妈妈少有浪漫时光,我无法将妈妈和徐志摩的诗加以联系。

妈妈开始整理以前的照片,桌上沙发上摊得到处都是,妈妈却时时会停下,有时从房间里蹒跚地走到阳台上,发呆。有一回,她似乎在低语: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说,妈妈你在说什么,谁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妈妈淡然地笑,什么也没回答。妈妈年轻时的照片,一双大大的眼睛无疑是非常漂亮的。妈妈年轻过,年轻时代总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但妈妈这一代人,大约永远不会对我们说,即便时代从未打磨掉那些故事的光泽。

我告诉妈妈我们再排练两次就要演出了,然后我会和她一起整理这些照片。妈妈笑笑,那几天她似乎很疲惫。

8月末,我们和台湾花莲的妇女合唱团举办歌会。穿着曳地的演出服,有光泽的宝蓝色,和《海韵》是般配的。这样的演出,也是我花甲人生的头一遭。夜色中,星光下,徘徊在海边的单身女郎,高吟低哦,旋转着苗条的身影,不肯回家。大海震怒,那猛兽似的海波吞没了她。“女郎——在哪里——女郎,哪里是你嘹亮的歌声?哪里有你窈窕的身影?”这一段,歌声是凄婉的。

我曾想用iPod把合唱录下来,带回去给妈妈听,我还没搞清楚,妈妈知道的“海韵”是诗还是合唱。

妈妈听不见了。妈妈走得突然,就好像自己准备好了,然后用力走到那边去,到那个所有人都会去聚集的地方去。妈妈人生的最后几步,也如她这一生,独立而坚强。桌上还摊着那些照片,练习簿上有她最后一次给自己量血压的记录。妈妈,妈妈!

我的父亲阙中一1914年出生在福建闽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了张鼎丞领导的永定农民暴动。1929年父亲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是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员。

从孩提时,我就无数次聆听过父亲讲述的革命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和父亲与小红马相依穿越草地的情景。

1935年8月21日父亲跟随毛主席进入草地。举目望去,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从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草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就越困难。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

传统文化艺术雕刻门类,一般人熟知篆刻、竹木刻、陶刻、牙刻、砖刻等等。唯独铜刻,则知之甚微。日前,与我交往四十余年的老友吴林泽,携子吴衢登门造访,并赠我《吴衢铜刻选》《青堂斋铜刻集》各一册。翻阅数遍,方使我对古老冷僻的铜刻这门独特之艺,有所了解。吴衢数十年如一日的,寒暑不辍,一心为传承弘扬铜刻艺术的执著精神,让我感动。

铜刻艺术,顾名思义,是刻在铜上的艺术。吴衢与它结缘颇有传奇色彩。原来吴衢拜在著名篆刻家韩天衡门下,学习篆刻、书画及艺术理论。他时常随其父去著名画家唐云中求教,一次无意间对唐先生画案放置的铜质文房用具,产生好奇。唐云先生是善于把玩各类文物的大家,他案头的铜刻文房四宝,多为上乘之作,有齐白石等名师起稿、京城刻铜高手镌刻的铜墨盒、铜镇纸、铜印规等。吴衢观后爱不释手,从此引发了他对刻铜艺术的兴趣。

1858年,直隶总督谭延祥和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此后不久,僧格林沁向咸丰帝建议:英法的换约公使只准带数十人,不得带军械,进京不得坐轿摆队。进京路线,从大沽口的北塘登陆,绕道进京(僧

格林沁在折里也跟咸丰帝说了,公使从大沽口走水路到通州再登陆进京,是最便宜的办法,但是咱偏不让他走此路),英法不听的话(英军肯定不听的,中方每次照会英法公使,都要强调一句大沽口是万万不能让你们进的),英法闯入拦江沙内鸡心滩,咱就开打。

君臣商量个差不多之后,英法换约的真的就来了。

再说1859年6月6日,前来换约的英国公使布鲁斯到达上海。这时的英国首相乃是德比——就是那位在议会上攻击巴麦尊内阁侵华方针的托利党领袖,他的合作伙伴,英国外相,乃是马尔墨斯·白雪——他在议会辩论中更是暗示执政党的对华政策缺乏正义、人道与良心。现在,他们上台执政,其对华政策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

当然不会了。他们攻击前任政策,首先的目的就是轰他们下台而已。其

的伤口流着脓水并伴有发烧,全身止不住的颤抖。父亲恳求毛主席:“主席,你撤下我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在毛主席的一再追问下,父亲才道出他小腿的伤情。毛主席听后,立刻跳下马来亲自查看父亲的伤口,说:“我走路,你骑我的马”。主席身系全军的安危,父亲的任务就是保卫主席,怎么能骑他的马,无论

## 主席的小红马驮父亲走出草地

阙勇

主席怎么劝说,父亲就是不肯。主席只好笑着“威胁”道:“天不早了,你不上马,我也不能走,掉了队怎么办?”

父亲只好骑上了毛主席的小红马。小红马驮着父亲行走在草茎和腐叶结成的草墩上。在黑水泛滥的河沟旁,毛主席捡了根树枝作拐杖,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着,此情此

## 人生在勤 不索何求

——喜看铜刻技艺有传人  
周瑞金

金石之质,久而弥坚。吴衢虽具篆刻基础,然要在坚韧的铜件上,奏刀游刃,并非易事。铜件刻了一块又一块,累试不得要领。铜刻艺术是集书法、绘画、篆刻等诸多艺术于一炉的艺术。铜刻之间,精巧操作难点颇多。要使刻铜这门高古的技艺,在今人之手得以传承发扬,吴衢深知肩

负的担子不轻,需要多种扎实的艺术技能。面对艰难,他牢记古人箴言:“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坚持上下求索,手起刀落,掌出血,照样操刀不止。他刻苦临摹古代著名铜刻作品,在辛勤实践中,凭其艺术天赋领悟铜刻灵妙之窍。同时,他自觉加强对书画艺术的研习,为使铜刻艺术做到形神俱佳,转益多师,遍游艺于海上名家,前后求教于唐云、程十发、沈柔坚、叶露渊、钱

次,才是对华方针政策的不同。但是再不同,揍中国的主题思想是一致的。由于第一次大沽之战,布鲁斯跟随兄长额尔金前来做副使,所以,这次他来做正使,跟中国方面,也算是比较熟悉了。离开伦敦之前,他给德比首相和马尔墨斯·白雪外相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两人在他的备忘录上作了种种批示。大略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可能制造诸多口实规避公使进京。第二,英国公使如果放弃进京,不能向

## 英国公使布鲁斯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 (36)  
纪连海

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不能在执行职务之前获得对于英国公使政治资格的承认,这不符合我们的尊严和我们未来的地位。第三,如果中国政府反对公开接待公使,那么一次私人觐见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是公使而不是大使。明确告诉他们,这种驻外使节的阶别之差,乃是我们退步的根据。(近代驻外使节的最高级别是大使,第二级别是公使)第四,公使常驻北京,但住所问题现在不要急着作出安排。第五,关于太平叛乱,我们应该帮助清政府,当然这要和法国商量着办,重要的是,开放南京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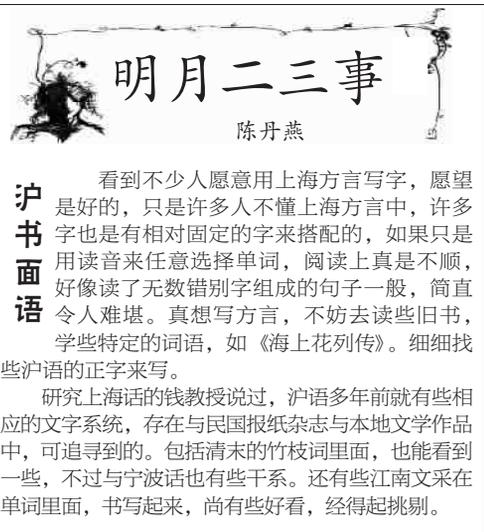
布鲁斯来华的路上,在锡金碰见了回国的哥哥额尔金。兄弟两个碰头的结果是:如果在上海集结一支炮艇队作为新公使的护卫,那么他就会在北京得到友好的接待。问题是:一到香港就听到不好的消息:一是中国政府试图规避北京的换约,二是天津白河口的防卫得到了修复与巩固。

君甸等诸多先生。在文学艺术修养方面,一度聆教于著名文史专家、诗人、画家兼佛学家苏渊雷教授。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孜孜不倦,终于十年磨成一剑。他镌刻的作品多达200余件,为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成果,从1989年至1990年先后在上海美术馆和上海朵云轩画廊,举办个人书画、铜刻艺术展览,得到诸多前辈艺术家们认同和赞许。

铜刻艺术的传承与弘扬,离不开社会贤达、文人雅士的参与。早在清末民初,盛行刻铜的京城,刻铜大家陈寅生、张樾臣、张寿臣等均因书画名人的参与而兴旺。时京城书画名家如姚茫父、陈师曾、陈半丁、齐白石等一大批文人墨客参与其事,使铜刻艺术达到了顶峰。吴衢在传承铜刻技艺时,深谙名人参与的道理。数十年来,沪上著名书画家为他亲绘画稿及书稿的有:唐云、谢稚柳、刘海粟、

程十发、沈柔坚、叶露渊、应野平、苏渊雷、钱君甸、陈佩秋、章汝爽、韩天衡、陈家泠、林曦明、张桂铭、赵冷月、王壮弘、许宝驯、乔木、邱受成、周慧珩、周志高等。由于书画家的参与,提高了铜刻艺术的品位,使之变俗为雅,铜刻艺术的作品得到广大书画艺术家及收藏家的青睐,从而把古老铜刻艺术的传承,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吴衢经历数十年的铜刻实践,共刻作品400余件。在他的镌刻生涯中,有获取成就的喜悦,也有遭遇失败被社会冷落的痛苦。他曾坦言:我坚持铜刻艺术,是“苦中求乐”。正是这样耐苦求乐的精神,推动吴衢在艺术道路上坚定、自信,永不言败,达到“花繁柳密处能拔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可立定才是脚跟”的境界。2009年吴衢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认定为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铜刻技艺”的传承人,并荣获第二批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



##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 沪书面语

看到不少人愿意用上海方言写字,愿望是好的,只是许多人不懂上海方言中,许多字也是有相对固定的字来搭配的,如果只是用读音来任意选择单词,阅读上真是不顺,好像读了无数错别字组成的句子一般,简直令人难堪。真想写方言,不妨去读些旧书,学些特定的词语,如《海上花列传》。细细找些沪语的正字来写。

研究上海话的钱教授说过,沪语多年前就有些相应的文字系统,存在与民国报纸杂志与本地文学作品中,可追寻到的。包括清末的竹枝词里面,也能看到一些,不过与宁波话也有些干系。还有些江南文采在单词里面,书写起来,尚有些好看,经得起挑剔。



##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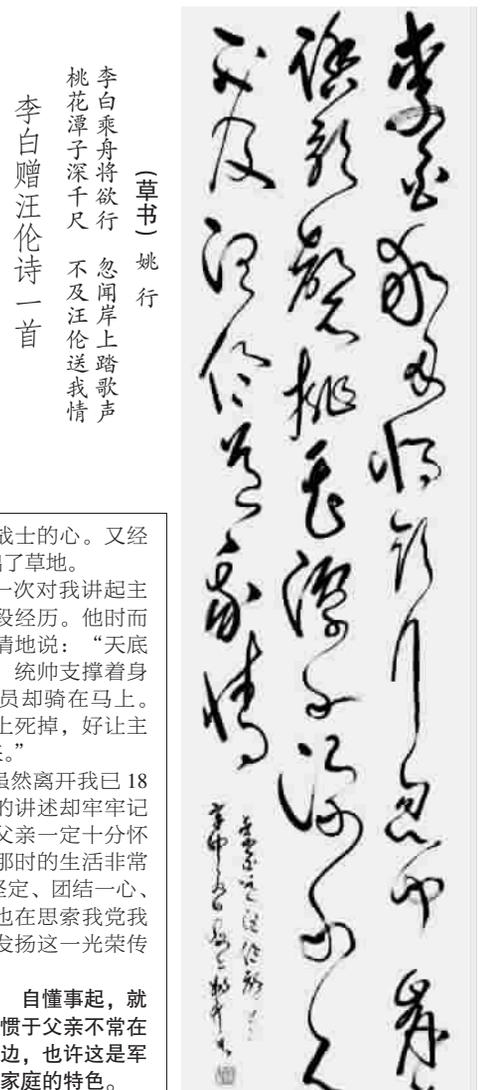
数十载的艰辛耕耘,从入门探索到渐趋成熟,吴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刻铜经验。为使铜刻技艺,在临近消亡中起死回生,并为今人传承发扬光大。早在二十世纪末,吴氏父子即萌发编撰《铜刻艺术》一书之念。他们边实践边总结边收集研究传统素材,历经数年,终于成书。

著名书画家、中西美学评论家缶磊甫教授,生前曾致信吴衢说过这样一段话:“铜刻极有趣味,如能发展为独立一门,岂不妙哉!”《铜刻艺术》一书的问世,我想一定有助于古奥精深的铜刻艺术,在传承、弘扬进程中,逐渐发展为独立一门的艺术,那真是妙哉!妙哉!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章书）姚行

李白赠汪伦诗一首



景深深打动了红军战士的心。又经过了五天,终于走出了草地。

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讲起主席挽救他生命的这段经历。他时则会眼含泪花充满深情地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统帅支撑着身子在走,他的警卫员却骑在马上。我当时真恨不得马上死掉,好让主席重新骑到马背上来。”

我亲爱的父亲虽然离开我已18个年头了,但父亲的讲述却牢牢记在我的心里。我想父亲一定十分怀念那段时光,虽然那时的生活非常艰难,但大家信仰坚定、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他一定也在思索我党我军应该如何保持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的重大课题。

自懂事起,就习惯于父亲不常在身边,也许这是军人家庭的特色。

父辈的信仰